

亚马多作品

# 金卡斯的 两次死亡

樊星译  
巴西·若热·亚马多著

Jorge Amado

*a morte e a morte de quincas  
berro dágua*

# 金卡斯的

两次死亡

〔巴西〕若热·亚马多著

樊星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卡斯的两次死亡 / (巴西)亚马多著; 樊星译. —南京:  
译林出版社, 2016.6  
(亚马多作品)  
ISBN 978-7-5447-5462-0

I. ①金… II. ①亚… ②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巴西—现代  
IV. ①I7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28801号

A MORTE A MORTE DE QUINCAS BERRO DAGUA by Jorge Amado  
Copyright © 2008 by Grapiúna Produções Artísticas Ltda  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(UK) Ltd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Yilin Press, Ltd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285号

Cover © Cayetano Arroyo Flores

本书出版得到了巴西文化部/国家图书馆基金会的资助。

Obra publicada com o apoio do Ministério da Cultura do Brasil / Fundação  
Biblioteca Nacional.



MINISTÉRIO DA CULTURA  
Fundação BIBLIOTECA NACIONAL

书名 金卡斯的两次死亡  
作者 [巴西]若热·亚马多  
译者 樊 星  
责任编辑 王 维  
原文出版 Companhia das Letras, 2008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http://www.yilin.com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  
印 张 4  
插 页 2  
字 数 53千  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462-0  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 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献给

泽莉娅，在船夫的舞台上。

## 献给

卡洛斯·佩纳·菲略——生活与诗歌的大师，在酒吧餐桌上因喝到水而叫喊的人，牌桌上不动声色的统帅，如今正凭着天使的翅膀在未知的海洋中航行——我曾向他保证讲述这个故事。

## 献给

拉伊斯与鲁伊·安图内斯夫妇,在他们位于伯南布哥的博爱的家中,在友善热情的氛围里,成长起金卡斯与他的朋友们。

各人安排自己的葬礼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

(据在场的吉黛莉娅说，这是因水叫喊的金卡斯最后的话。)





关于因水叫喊的金卡斯之死，至今仍有一些谜团，未曾解释的疑虑，荒谬的细节，目击者相互矛盾的证词，各种各样的遗漏。说不清他究竟死于何时何地，有什么临终遗言。家人坚称他在清晨平静地去世，没有见证，没有喧嚣，也没有留下一句话。这种说法得到了邻居与熟人的支持。而那场广为流传、引发热议的死亡则发生在二十个小时以后，在垂死的夜晚，那时候，月亮消失在海面上，神秘出现在巴伊亚码头旁。然而这场死亡却拥有可靠的见证者，在隐蔽的胡同斜巷，人们对此津津乐道，对金卡斯的临终遗言交口相传。在那些人看来，那不仅是对世界的

告别,还是一份预言性质的证词,一条有着深刻内涵的信息(正如当代一位年轻作家所写的那样)。

可靠的见证者太多了,其中包括曼努埃尔大师与“电眼”吉黛莉娅,后者是一位说一不二的女人。即便如此,依然有人否认这件事的真实性,不仅是那句令人惊异的话,还有那值得纪念的夜晚所发生的一切。在疑点重重的时刻与充满争议的情况下,因水叫喊的金卡斯潜入巴伊亚的海中,走向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,永远不再回来。这就是世界,到处都是否定主义与怀疑论者,他们就像上了套的牛,被拴在规则与律法上,被拴在日常程序上,被拴在盖章的文件上。他们得意地展示着医生接近中午时签署的死亡证明,试图用这张薄薄的纸——仅凭上面的铅字与印章——就抹杀掉金卡斯临走之前热烈生活过的几个小时。他之所以开启这趟旅程,是出于随心所欲的自由意志,正如他用洪亮悦耳的声音向朋友以及在场众人所宣称的那样。

死者的家人——他可敬的女儿与严肃的女婿,后者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公务员;还有马洛卡斯姑姑和在某家银行拥有些许信用的商人弟弟——宣称整个故事不过是粗俗的谎言,是一群

老酒鬼编造出来的，他们都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社会败类，应该把这群流氓关在监狱里，而不是让他们在街道上、巴伊亚港口、洁白的沙滩与无边的夜晚中享受自由。他们将金卡斯最近几年的悲惨生活都归咎于那些朋友，这是不公正的。金卡斯成了家庭耻辱，以至于在天真的孩子面前，不能提及他的名字，不能评论他的作为。对于孩子们而言，他是若阿金爷爷，很久以前就体面地去世了，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与爱戴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几年前，金卡斯已经死过一次，即便不是肉体上，也至少是在道德上。整整三年时间，将金卡斯变成死亡纪录的保持者、逝世领域的冠军。这使我们有权利将后来发生的事件——从死亡证明到他潜入海底——看作他上演的闹剧，目的就是惹恼他的亲戚，让他们感到厌烦，将他们置入耻辱与街谈巷议中。他不是一个端庄可敬的人，只有牌友们尊敬他，因为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牌运，喝起酒来千杯不醉、十分健谈。

我不知道金卡斯的死亡（或者其一连串的死亡）之谜是否能够完全破解。但我会尝试，就像他本人建议的那样，最重要的是尝试，哪怕并不可能。





2





在金卡斯的家人看来，那些无耻之徒根本不尊重对死者的回忆。他们在大街小巷、市场门前与“男孩之水”的摊档讲述金卡斯死前的经历（圣阿玛罗的即兴诗人库依卡甚至将这件事编成了一本打油诗册，在各处销售）。大家都知道，对死者的回忆是神圣的，不该从酒鬼、赌徒、大麻贩子不干净的嘴里说出，也不该变成通俗歌手不成韵的唱词。他们在拉萨尔达升降梯的入口处卖唱，有许多体面人从那里经过，其中包括列奥纳多·巴莱托（金卡斯备受屈辱的女婿）的部门同僚。当一个人去世时，即使生前做过蠢事，也能重新获得受人尊敬的权利。死亡用缺

席的手将过去的污点抹去，死者留下的记忆如钻石般闪亮。这是家人的论点，受到邻居朋友的赞扬。对他们而言，因水叫喊的金卡斯一旦死去，就变回了曾经令人尊敬的若阿金·苏亚雷斯·达·库尼亚。他拥有良好的家庭，是国家税务局的模范职员，步伐稳健，胡子刮得很干净，穿着黑色驼绒大衣，胳膊夹着文件夹。邻居怀着敬意听他谈论天气与政治。他从来不去酒馆，在家喝酒也很有节制。事实上，家人的努力值得一切的称赞，通过向社会宣告金卡斯已经死去，他们成功地使对他的记忆毫无瑕疵地闪耀了几年。每当遇到不得不提起他的场合，他们便谈论过去。然而，不幸的是，时不时地会有某个邻居、列奥纳多的随便一个同事或者万达（金卡斯羞愧的女儿）饶舌的朋友碰到金卡斯，或者通过其他人知道了他。仿佛死者从坟墓里钻出来玷污了对自己的回忆：日上三竿时，烂醉如泥地躺在市场斜坡附近，或者衣冠不整满身污渍地坐在皮拉尔教堂的入口处，俯身拨弄肮脏的纸牌，甚至还会在圣米盖尔用嘶哑的嗓音唱歌，跟堕落的黑女人与混血女人搂搂抱抱。太可怕了！

终于，那天早上，一名在塔布昂斜坡居住的圣像雕刻师焦急